

2020年7月,成昆铁路迎来50岁生日。贯穿横断山脉东部腹地的千里成昆线,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带着对无数建设者英雄的礼赞之歌,传唱于岁月的万水千山……

花载亲人上高山

李贵平

贵哥:

我外出了十多天,才回村子。宿舍里一片地老天荒,书桌椅子积满灰尘,蜘蛛在床边织了个黑灯笼儿,“闺房”变成了鬼房。前几天下了场暴雨,塌方和滑坡几乎让邮递员老黄失业。昨儿一早,我在村口榕树下看到那顶熟悉的牛毡帽,就知道雨后彩虹降临——嗯,很高兴又收到你的来信。

那天看新闻,攀枝花至昆明的6161次列车,因水电站建设当天跑完最后一班。今后,成昆铁路复线将承担此段新的历史使命。那几天,沿途4个车站的居民很不舍地赶乘“末班车”,为这个来回服务了近50年的老朋友送行。我注意到,那一天是2020年5月26号。

还是说说我支教的地方吧。这儿是横断山脉沙鲁里山南麓一个小山村,周围全是崇山峻岭。广西有个十万大山,我觉得这里的大山怕不止十万座呢。一到雨季,滑坡、泥石流、崩塌、水毁、路基沉陷,各种麻烦。村子只有一条2米来宽的砂石公路,那是通往山外的唯一通道,再转几个弯就到了山脚下的成昆线站点。

这儿原是个木材集散地,大片

大片的木材被老板临时搭建成木房子,远远望去,极像杰克·伦敦笔下淘金时代那些冒险家建立的西部小镇,当地人也像是十九世纪美国西部小镇的居民,耕耘、打鱼、喝酒、闲聊、晒太阳。男人越是烂醉如泥,女人越觉他是男子汉,笑嘻嘻背他回家洗脸洗脚。村民对我这个“乡村女教师”挺友好,隔三差五让孩子们捎来些苦荞粿、坨坨肉、手抓羊排、血大肠。周末清晨,早起的鸟儿总在窗前唧唧:“你不吃我吃,你不吃我吃!”我知道窗台又有很多好吃的摆那儿。我去年来村子时,有个阿婆看到我穿着洞洞牛仔裤,竟拿出100块钱要我去买条新裤子。

一天黄昏,我走在回寝室的路上,一条小蛇在我脚下的草上嗖嗖溜来,吓得我惊慌失措,长发狂舞。前面有个穿对襟窄袖上衣、披擦尔瓦(斗篷)、牵一匹黑骏马的男人,他笑着跑过来踢开了蛇。这彝族男人太帅了,我想咱靓妹儿一枚呢,哥哥你敢像《勒俄特依》里的武士一把拽我上马,扬鞭拍马一口气儿跑到天边去吗……呵呵,小女子闷骚了吧!开个玩笑。

拂春,x年x月x日 大凉山

拂春: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谢谢你推荐的严歌苓小说《床畔》,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心头有点堵,晚上十点过,我走到锦江边找了家茶馆,坐在吱吱嘎嘎叫的竹椅上发呆。

如你所说,《床畔》不只讲了一个美女救英雄的故事,当然故事本身也精彩:在小城的部队医院,护士万红受命护理一位在修铁路时为救战友而负伤成了植物人的张连长。出于对这位俊朗英雄的怜爱 and 职业使然,万红发现张的脉搏还有微弱体征。当周围人把“死”了的张连长当成累赘,当医生把他坏死的食指不打麻药直接锯掉,当张妻公开用丈夫的津贴去跟锅炉师傅姘居,万红开始了倾其半生的“战争”——独自照护病人。几年后,仍没苏醒的张连长由他的家人拿钱走人,当万红翻山越岭赶到张家时,见到的却是他的遗体。后来,美女护士一直没结婚,日渐憔悴,脱下军帽满头白发……

严歌苓把这个故事放在四十多年前修建成昆铁路的背景下,无疑具有厚重的年代缅怀感。我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工作过一年,曾多次乘坐成昆线列车,体验过火车不是“钻”就是“飞”的感觉。那一座座凌驾于横断山高岭大峡之间的大桥,犹如腾空的索道,火车外边就是万丈深渊。窗外的火车头,总是吐着火星沉重喘气,带着巨大的轰隆声风驰电掣般冲过去,机车喷

出一团团白雾,罩住了路边山岗丘陵的树丛和荆棘……

有人形容,修建成昆铁路,是中国军人在和平年代付出最大伤亡的一场战争,铁轨下的每一根枕木,等同于一具捐躯的铁道兵战士。

拂春,2020年7月是成昆铁路修建50周年,我在想,这个时候你让我读《床畔》是在告诉我,该祭奠一下当年为修路付出生命代价的英雄们吗?

6161次绿皮火车告别历史轨迹的新闻,也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大学同学、在攀枝花工作的蒋崇平先生说,6161次列车最后碾过攀西大地时发出了阵阵回响,当最后那趟车离开攀枝花,场景是那么绚烂而热烈,天上一道猩红色光束恰好斜照在车尾,暖暖地推送着列车出站,几十只白鸽扑腾着翅膀盘旋在上空,陪着列车飞了好一阵儿。周围的人们争相拿出手机,定格这一历史性时刻。

我曾在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看到资料,全长1096公里的成昆线,是横断山东部最强劲的交通大动脉,1958年开工后,多次停工再复工,1970年7月1日全线竣工运营;成昆铁路设计难度之大和工程之艰巨,前所未有的,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

我自小生长在“听惯了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的长江三峡,但对铁路有种莫名其妙的膜



当年,建筑者们在横断山脉的悬崖边修建成昆铁路。(作者供图)

拜。2012年夏天,我去西昌南边一小城采访,那天漫步在荒野,看到一列废弃的火车,车身锈迹斑斑,腐蚀不堪。轨道、枕木、铆钉、碎石、轨道边的杂草有一人多高。

我想,这趟火车一定是太累了,

生病了,跑不动了,才有了现在的归宿,就像一个人年华老去机能衰竭,也该有另一番生命质感。

夕照荒野,我以长久的注目礼向废弃火车致敬。

贵哥,x年x月x日 成都

三

拂春:

接着上次话题,给你聊聊另一个故事吧。2015年秋,我和一群佳能摄影友去乐山金口河大峡谷拍枫叶。此地位于横断山脉邛崃山南麓,大渡河由西流经此地,山势忽然陡峭,江水咆哮刺耳。这段路,大渡河、公路、铁路三者基本上一直相伴,只有金口河到关村坝的铁路是走捷径从隧道穿山而过的。

中午用过野餐,我们爬上双金公路附近一高高的冈峦上,这儿可以俯瞰整个大峡谷。这时,有人在一片矮树丛和荆棘下面,看到四五块并立的墓碑,抹去其中一块碑上的青苔,现出几个模糊的字儿:“朱昌福(1949—1968),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x团x营x连战士,牺牲于成昆铁路建设……”

队里的老梁呆呆地望着那几块墓碑,怔了好一会,突然恸哭起来。大伙面面相觑。

下山时,老梁告诉我,他的老家在汉源县乌斯河镇,那儿是成昆铁路一个站点,他读初中时经常听在林场工作的父亲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有两名外地的勘探队员来乌斯河—金口河勘察地形,两人想赶在天黑前实地校核好测量数据,没有及时回到营地。那一年冬季特别奇怪,头一天就罕见地地下起大雪来,沸沸扬扬的雪花儿挂满树枝,白茫茫覆盖大地。下午,风雪越来越烈,两人因指南针失灵迷了路,很快,黑夜的翅膀死神般铺开降临……几天后,猎人在山林里发现两尊抱在一起的惨白雕塑,遗体中间夹着装满地质资料的公文包,地上

有十几根没划燃的火柴棍儿。

老梁说,当年那两位探勘叔叔是为了帮他们家乡修铁路,才将生命留在陌生荒野的。后来老梁每次上山,在丛林里找到那两座墓碑,都黯然难言。今天他在金口河看到那些墓碑,触景生情。

再说说我舅舅的故事吧,虽然这个故事跟横断山扯不上直接关系。舅舅是个乡村邮递员,近30个春秋,他几乎每天一个人挑着邮件,往返于大巴山的羊肠小道。山野空旷寂寥,走好几里路都看不到人影。我不知道没有月亮的晚上他如何走出黑暗的,打雷下雨的日子他如何瑟缩在山洞嚼干粮的。舅舅死的那一年,我站在他喝过水的大宁河畔,伴着呜咽浪涛祭奠我的亲人。天上下起暴雨,那是浸泡一座小城的泪水吗?

这些年我很少回大巴山,但一想起《芳华》片尾韩红唱的那句“花载亲人上高山,顶天立地迎彩霞”,就心如刀割。

是的,花载亲人上高山。我想,年年月月,山冈上舅舅的坟墓前,一定有一簇簇斑种草、黄芪、刺儿菜、蛇莓、马蔺、砂引草、马齿笕簇拥着他的亡灵走向天堂……

舅舅生前说,我这30年一直在山里走啊走的,啥时火车能修到咱山沟来该多好啊。

舅舅会泉下有知吗?如果有,我会告诉他,家乡几年前就通了高速公路,再过几年高铁也会热热闹闹跑去祭奠他呢。

贵哥 x年x月x日 成都

四

贵哥:

每次读你的信都很开心,但读了两位勘探人员和你舅舅的故事,喉头忽然被哽住,想哭。我被大学男友甩了都没这么难过去,以前是为一个人难过,现在是为一群人难过。

我想,无论在横断山还是大巴山,无论是铁道兵官兵还是普通老百姓,无数人总是怀揣理想,去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这是使命也是宿命。千里成昆线,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带着对无数建设者

英雄的礼赞之歌,传唱于岁月的万水千山。今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会让他听到这首歌的。

是的,“花载亲人上高山”。我也喜欢韩红在《芳华》唱的那首歌儿,算是告慰无名英雄们的在天之灵吧。愿他们安息。

贵哥,那先这样?我准备给孩子们上课了。期待你再来大凉山采风,届时我去火车站接你。会有那么一天吗?

拂春,x年x月x日 大凉山